

芳草滿校園（節錄）

陸百加



一

2002年9月，我進入北京的一所著名高校。

然而入校後，我卻很沮喪。我生性自由散漫，對政治之類的東西有天生的牴觸情緒。但是這所學校政治氛圍濃厚，周圍的人幾乎全部是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。而且，我的身邊沒有一個基督徒。媽媽對我千叮嚀萬囑咐：「在學校中可千萬別再提主的事兒了，抓緊入黨吧！」

我覺得壓抑，就在神面前哭泣禱告：「你為甚麼把我帶到這樣一個地方來？我身邊一個基督徒也沒有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忽然一句話進到我的心中：「我把你放在最黑暗的地方作光作鹽。」我說：「主啊，我只是個邊遠地區來的、土裡土氣的小姑娘，入學成績全班倒數（所有同學的高考成績都很高），誰會聽我呢？」主對我說：「放心，我與你同在。」四年來，這句話給了我力量和勇氣。

我們新生上一門課，叫「大學生發展輔導」。老師說：「我們來做一個遊戲，先報名再說遊戲規則。」我和一個男生報了名。老師說：「你站在講台上，我給你5分鐘的時間，你想說甚麼就說甚麼。」於是就開始了計時。

我愣了一秒鐘，就開始用稍稍顫抖的聲音說：「你們聽說過耶穌嗎？你們認識耶穌嗎？我真想讓大家都來認識耶穌。我認識耶穌，祂是我的主。也是我最親密的朋友。祂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。」我緊張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，當計時結束

的時候，我基本把福音完整地講了一遍。

全班很安

靜。老師說下一個環節，是同學們說說想法。有的同學說：「我覺得很寧靜，彷彿在教堂了。」有的說：「我覺得她是個很真誠的人。」也有的人說：「反感。」一個男生說：「我覺得她像個老修女。」還有一個男生說：「我記得國家的憲法規定，不得在公共場合宣揚宗教思想，所以她的行為屬於違法行為。」

通過這個遊戲，我也大概瞭解了同學對福音的基本想法，於是心中默默地為他們禱告。

二

聖誕節前一個多月，教會的彼得老師告訴我，教會正在準備一個福音性的聖誕晚會，每個基督徒可以帶兩三個朋友參加。我很興奮，問他可不可以多帶些。他說可以。結果我一下子帶了30多個人去。認識的、不認識的，東拉西扯，死纏硬磨，總算把大家都帶去了。

從晚會前一個月開始，我每天跪在神的面前為這些人禱告，希望他們都能認識耶穌。可是晚會當天，他們當中一半的人沒聽完就走了，剩下的人，也多表現出明顯的反感和不耐煩。有一個女生還在晚會結束後，把教會送給她的禮物都扔給了我，說她以後再也不參加這種活動了。只有一個女生表示



願意接受耶穌。但也只是因為她當時感受到了「人間的愛」，後來也不再願意聚會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幾乎徹夜不眠。我質問神：為甚麼會是這樣的結果？難道我為他們禱告不夠多嗎？難道我對他們的愛不夠嗎？難道有甚麼地方做得不好嗎？難道我的禱告都沒有達到你的寶座前嗎？

道我的禱告都沒有達到你的寶座前嗎？
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都處在一種非常沮喪的挫敗感之中。然而神很快讓我看到自己傳福音中的問題：把他人是否得救，完全看成自己的事情。甚至為他人禱告，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來「感動神」。卻不知這一切本來就掌管在神手中，我只是神的僕人，是祂手中的器皿。想通這一點，我很快從挫敗感中恢復過來。

彼得老師也給了我很大幫助。他一直教導我真理，他所宣講的神的話語，純正而甘甜，帶著改變生命、建造生命的大能，使我的靈命漸漸強壯起來。那深刻而美好的道，喚醒我的靈魂，使我心充滿欣喜。他講道從來不煽情，從來不鼓動，從來不做作，從來不試圖討好人，從來不添加自己的東西。因著他這樣極其負責任、忠實真理的講道，我的信心開始建立在聖經上，不再隨從感覺，不再追求神蹟。

回想我剛信主的時候，只是把基督信仰當成一種獨善其身的工具和心靈安慰，不求甚解，對別人的靈魂沒有強烈的負擔。然而在他的帶領下，我改變了，神的道成了我生命的根基，福音成為我生命的核心。

記得大一有一次聽完他講道，傍晚回學校的路上，我的心被聖靈充滿，無比的喜樂和滿足從我的心裡噴湧出來，讓我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釋放才好。我買了幾朵綻放的太陽花，回宿舍後送給我的室友，讓她們分享我的快樂。

三

從大一起，我每學期都隨著感動，把班裡同學的名字列一個名單，逐個地為他們禱告。

我每週都盡可能地邀請人去教會。有時一週邀

請十多個人，包括我主動搭話認識的人。然而到了週日早晨，我一個一個地打電話、去宿舍敲門，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去了。有的說忽然有事，有的說不想去了，有的起不來。所以通常是我灰溜溜地從一個宿舍出來，又到另一個宿舍碰一鼻子灰，最後還是自己一個人快快地去教會。

有時會有一兩個人和我一起去，可是絕大多數都只去一次就不去了。

這與我們學校的大環境有關。第一，學校的政治氛圍比較濃，大多數學生都想入黨，所以對「宗教活動」心生排斥，擔心會影響自己的前途；第二，由於是重點大學，大多數學生都是各省的尖子生，比較驕傲、剛硬。第三，世俗化程度較高，學生很早就開始追求各種政治、經濟利益，參加各種實踐，而忽略靈魂的需求。

感謝神在這樣的環境中，使我不灰心，也不喪膽。我買了很多聖經送給班裡的同學，上課時也給他們寫紙條談信仰，經常唱讚美詩給他們聽。在課上，老師講到基督教問題時，我會用聖經裡的話回應。雖然沒有效果，我心裡也沒甚麼抱怨。

很快，我傳福音的事情被學校知道了，老師也找我談話。但我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中，既是單純的相信，也就沒甚麼懼怕。

漸漸地，我成了一個「名人兒」，連很多外系的同學，都知道我們系有個基督徒。有些人戲謔地稱我為「教主」，有些人嘲笑，有些人觀望，有些人說應該把我抓起來，還有人說我用美色勾引男生入教。面對這所有的議論，我心裡只是感謝主。

四

到了2004年，教會舉辦了一個宣教的通宵禱告會和環城禱告會。會上的一節經文深深地印入我心，就是神應許亞伯拉罕，他的腳掌所踏和眼目所及之地，都要賜給他為業。我知道這應許也同樣給了我，我看到了「北京要復興」的異象。

那天回到學校，我走遍了校園的每一寸土地，一邊走一邊禱告。我走遍女生宿舍樓的每一層，祈求神從這些宿舍中揀選更多的人跟隨祂；又走遍教學樓和辦公樓的每一層，祈求神從每一個系、每一個年級中，都興起祂的僕人，使每一個試圖認識主的人，都能從本系、本年級找到基督徒；又走遍了每棟家屬樓、地下室和民工住宿區，為每個人祈求。我還踏遍了校園的每一個角落，指著一處處長廊、涼亭和草地說：「將來必有弟兄姐妹一起，在

此查經、敬拜神！」

我幾乎走了三個小時。雖然那天正好肚子疼，又極其疲憊，神還是給我足夠的力量。當我拖著體力透支的身軀回到宿舍時，我心裡得到了確據：神已經應允了我的禱告，學校已經蒙神的眷顧和悅納。並且祂會從這所學校興起許多人，比我大得多、也有能力得多，這些人會改變中國。

五

入學兩年後，神賜給我第一個得救的靈魂，就是阿飛。從入學起，我就感覺到他是主所揀選的人。雖然那時他是班長、入黨積極分子，對福音也很反感，主卻感動我，一直沒有放棄為他禱告。我每週都邀請他去聚會。一開始，他還推說有事，後來直接對我說：「百加，你別再給我打電話了，也別再和我說這些事了。」

我有點傷心，卻不致失望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他一起看了福音光碟。週六，晚上11點多，他給我打電話，問我第二天是否可以帶他去聚會。我拿著電話愣在那裡半分鐘，又趕快說好。

第二天帶他去聚會，他聽到彼得老師坐在他旁邊為他所做的禱告，心裡非常感動。當天他就做了決志禱告，接受了耶穌。我哭了。他受洗的時候，我也哭了，是感恩與歡樂的淚。

阿飛信主後，信心成長得又快又堅定。因為黨員必須是無神論者，所以他毅然放棄了入黨的名額。結果在系裡、在學校，引起很大的風波。學校把他叫去談話，他卻沒有動搖。有的老師還在低年級的課堂上講這件事，說：「你們的一個師兄，本來是黨的重點培養人物，卻被壞人引誘，信了教，走上了邪路。你們千萬不要信甚麼教。」這樣一來，福音倒傳開了。

阿飛帶飛雪去教會，飛雪就做了決志禱告。不過他當時還不太明白，做完之後還問帶領人：「剛才都是你編的嗎？」主親自帶領他，給他智慧理解聖經。他的信心雖經歷很多波折，卻終於扎根牢固，成為神寶貴的器皿。

接下來，婷婷與玲也接受了主。婷婷是阿飛傳的福音，一傳就信了。那天我們為她祝福，願神使她像天使一樣，給別人帶來祝福和安慰。神後來的確如此使用她。

玲是我同班同學，我從一入學就給她傳福音，大一聖誕節晚會上站起來決志的就是她。她是個好姑娘，心地單純、善良、柔軟、美好，一切女子的

美德都集中在她身上。可是三年以來，每次邀請她去教會，她都說不敢，覺得自己不配。然而大三的一個主日，她去了，在《有一件禮物》的歌聲中，流著淚接受了耶穌。

順便插一句，畢業離校收拾東西的時候，無意間發現了當年為全班同學禱告的名單。每學期阿飛都是第一個，玲是第二個。我自己都忘記了，但神沒有。

六

隨後，福音在學校遍地開花。小馨，在抵擋很長一段時間後，終於流淚接受了主。

我大學裡最親密的朋友雨，經過三年的抵擋與對教會的偏見，終於歸向了神——我很多次給她傳福音時，都又氣又傷心得快哭了，可是主的憐憫與大能卻最終得著了她。她後來成了一個忠心、勇敢的使女。

我的男朋友易君，雖然不是在我們教會信主受洗，但也委身我們教會，漸漸成長為一個領袖。我們兩個開始在教會中同心服事神。

再後來，好多學生相繼接受了耶穌。我們經常一起坐公車去聚會，一上車就是呼呼啦啦一、二十人，大家的心都充滿歡樂。

神真的聽禱告！當我畢業的時候，幾乎所有的系、所有的年級，都有了基督徒。我們也果真在長廊、涼亭、草地上，唱歌、查經、傳福音。

不僅如此，學校中已經形成了基督教的氛圍，學生們開始關注信仰，開始產生興趣，開始公開談論，開始試著瞭解

我問過在校園裡賣書的書販子，他說每天都能賣出去好幾本聖經。

那個春天，我走在校園裡，看到小草從地裡長出來，我忍不住大聲地讚美主：「主啊，沒人能阻擋春天來到，你在這裡的復興也無人能阻擋。春天來了，小草怎能不綠呢？」

在後來的幾次大學生營會當中，我發現，我們學校的基督徒，與北京其它高校的基督徒有所不同。由於在我們學校信主的學生，都會承受一些政治方面的壓力，因此他們的信心扎根得更深，忍受壓力和逼迫的能力更強，更敢於為主付代價。

我為我們學校這種特殊的環境向主感恩。祂使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！

（作者現為北京某大學研究生。全文原刊《舉目》2008年9月第33期，由編者節錄，蒙允轉載。）